

经传释词

學 生 國 學 叢 書

經

傳

釋

詞

編輯主幹

王雲五
朱經農

點註者
陳彬龢

商 務 印 書 館 發 行

Printed by

090.04
7548

原序

語詞之釋，肇於爾雅。「粵」「于」爲「曰」，「茲」「斯」爲「此」，「每有」爲「雖」，「誰昔」爲「昔」，若斯之類，皆約舉一隅，以待三隅之反。蓋古今異語，別國方言，類多助語之文。凡其散見於經傳者，皆可比例而知；觸類長之，斯善式古訓者也。

自漢以來，說經者宗尙雅訓。凡實義所在，旣明著之矣。而語詞之例，則略而不究；或卽以實義釋之，遂使其文扞格，而意亦不明。如「由」用也；「猷」道也；而又爲詞之「於」，若皆以「用」與「道」釋之，則尙書之「別求聞由古先哲王」，「大誥猷爾多邦」，皆文義不安矣。此舉一以例其餘後皆放此「攸」所也；「迪」蹈也；而又爲詞之「用」。若皆以「所」與「蹈」釋之，則尙書之「各迪有功」，「豐水攸同」，「毛詩之「風雨攸除，鳥鼠攸去」，皆文義不安矣。「不」弗也；「否」不

也；「不」大也；而又爲「發聲」與「承上」之詞。若皆以「弗」與「大」釋之，則尙書之「三危旣宅，三苗不敘」，「我生不有命在天」，「否則侮厥父母」，「毛詩之「否難知也」，「有周不顯，帝命不時」，禮記之「不在此位也」，皆文義不安矣。「作」爲也；而又爲詞之「始」與「及」，若皆以「爲」釋之，則尙書之「萬邦作乂」，「作其卽位」，皆文義不安矣。「爲」作也；而又爲詞之「如」與「有」，與「與」與「於」，若皆以「作」釋之，則左傳之「何臣之爲」，晉語之「稱爲前世」，穀梁傳之「近爲禰宮」，管子之「爲臣死乎」，孟子之「得之爲有財」，皆文義不安矣。又如「如」若也；而又爲詞之「而」，與「乃」，與「當」，與「與」，「若」如也；而又爲詞之「其」，與「而」，與「此」，與「惟」，「曰」言也；而又爲詞之「吹」，「謂」言也；而又爲詞之「爲」與「與」，與「如」，與「柰」，「云」言也；而又爲詞之「有」，與「或」，與「然」，「寧」安也；而又爲詞之「乃」，「能」善也；而又爲詞之

「而」與「乃」。「無」不有也；而又爲詞之「發聲」與「轉語」。「有」不無也；而又爲詞之「爲」。「卽」就也；而又爲詞之「則」與「若」與「或」。「則」法也；「及」至也；則又爲詞之「若」。「茲」此也；而又爲「歎詞」。「嗟」歎詞也；而又爲「語助」。「彼」他也；而又爲詞之「匪」。「匪」非也；而又爲詞之「彼」。「咫」八寸也；而又爲詞之「只」。「允」信也；而又爲詞之「用」。「終」盡也；而又爲詞之「旣」。「多」衆也；而又爲詞之「祇」。「適」「徂」皆往也；而「適」又爲詞之「啻」。「徂」又爲詞之「及」。「逝」又爲詞之「發聲」。「思」念也；「居」處也；「夷」平也；「一」數之始也；而又皆爲「語助」。「曷」詞之何也；而又爲「何不」。「盍」何不也；而又爲「何」。「於」詞之于也；而又爲「爲」。「爲」與「爰」詞之曰也；而又爲「與」。「安」詞之焉也；而又爲「乃」爲「則」爲「於是」。「焉」詞之安也；而又爲「於」爲「是」爲「於是」爲「乃」爲「則」。「惟」詞之獨也；而又爲

「與」爲「及」爲「雖」。「雖」不定之詞也；而又爲「惟」。「矧」詞之況也；而又爲「亦」。「亦」承上之詞也；而又爲「語助」。「且」詞之更端也；而又爲「此」。「之」詞之是也；而又爲「於」爲「其」爲「與」。凡此者其爲古之語詞較然甚筭；揆之本文而協驗之他卷而通，雖舊說所無，可以心知其意者也。

引之自庚戌歲入都，侍大人，質問經義，始取尙書廿八篇細繹之，而見其詞之發句，助句者，昔人以實義釋之，往往詰籀爲病；竊嘗私爲之說，而未敢定也。及聞大人論毛詩「終風且暴」，禮記「此若義也」諸條，發明意旨，渙若冰釋，益復得所遵循，奉爲稽式；乃遂引而伸之，以盡其義類。自九經、三傳及周、秦、西漢之書，凡助語之文，徧爲搜討，分字編次，以爲經傳釋詞十卷，凡百六十字。前人所未及者補之，誤解者正之，其易曉者則略而不論，非敢舍舊說而尙新奇，亦欲窺測古人之意，以備學者之採擇云爾。

嘉慶三年（西曆一七九八）二月一日高郵王引之敘

凡例

(一)除了下面三種情形之外，酌加白話注解，可以容易看懂。

(1)淺顯明白很容易看懂的不注。

(2)本書上已講明白了的不注。

(3)和所講的虛字無關係的不注。

(二)加注時遇着冷僻的單字，用國音字母注明字音。

(三)古書的解說各各不同，現在酌量用一個比較最妥的；遇着有王引之解說過，都採用他的說法，完成他一家之說。

(四)孫經世的經傳釋詞補拆開了分插在書裏，凡有補插入的，目錄上注一個「補」字。

(五)凡是顯明的錯字落字或是誤引都改正了。

(六)目錄改爲一字一行，更加清楚些。

新序

本來像經傳釋詞這樣一部有名的書，略講一點國學的人沒有不讀的。牠的價值早經評定了，也用不着我來稱贊。但是我既破費了兩個月多的功夫，將牠標點一遍，又酌量加了些注解，又將錯字改正了，並且把孫經世做的經傳釋詞補拆開來，分別補插在裏面，覺得對於初學的人便利得多，不覺有許多話要說，所以纔大膽寫下這一篇序文。

(一) 王引之的身世

王引之先生是江蘇高郵縣人。他的曾祖父名叫曾祿，是一個拔貢生。他的祖父名叫安國，字叫書城，號叫春圃；是個榜眼，做過福建主考、廣東學臺、刑部侍郎、左都御史、廣東巡撫、禮部尚書、吏部尚書。做官甚是正直，六十四歲死了，諡號稱做王文肅公。他的父親名叫念孫，號叫懷祖，人又稱他石臞先生，是翰林院庶

吉士，做過工部主事、郎中、御史、給事中、永定河道。八十九歲纔死，一生講求學問，歡喜做書。

王引之號叫伯申，是嘉慶四年（西紀一七九九）的進士，出在朱文正公、阮文達公門下。殿試中了探花，做過翰林院編修、禮部尚書、工部尚書，都能盡職。死後賜的諡號是文簡，人都稱他王文簡公。他做的書有經義述聞十五卷，經傳釋詞十卷。

（二）學術的淵源

高郵王家從王安國起接連三代，學問也一直傳下來。在清代乾隆嘉慶研究經學風氣最盛的時候，除去長洲惠家之外，再沒有人比得過他家的了！

王引之學問的來源當然是家傳的，可是從師友方面得來的也不少。

王曾祿一生講求理學。王安國七歲便懂得訓詁的大義。他做學臺教學生，都注重品行，歡喜講論理學，不單是談一點文藝。他的經學很深，掌故又熟，奉旨

修正大清通禮、大清會典。他一生好學，十分勤苦。王念孫少時讀書便是他父親教的，八歲時便會做史論，京裏人都稱他「神童」。後來請戴東原教他。他做了庶吉士之後，告假回家，住在高郵，和李惇、汪中、賈田祖、劉台拱、程瑤田等人在一處講求古學。後來做了工部主事，便研究治河的方法，明白古今的各種利弊，做導河議兩篇。他做官正直，一生只歡喜讀書。教訓子弟，少時用朱子小學各書，大了便講經學。國朝先正事略（十六卷）述他的學問道：

「先生初從東原戴氏受聲音文字訓詁，遂通爾雅、說文，皆有撰述矣；繼見邵學士晉涵爲爾雅疏，段進士玉裁爲說文注，先生遂不復爲，撰廣雅疏證二十三卷，凡漢以前倉雅古訓皆搜括而通證之。謂：「訓詁之旨本於聲音。」就古音以求古義，引伸觸類，擴充於爾雅、說文之外，無所不達；然聲音文字字部分之嚴，則一絲不亂。此蓋藉張揖之書以納諸說，實多揖所未及知者，而亦爲惠氏定宇、戴氏東原所未及。古音自顧氏、江氏、戴氏皆有考正，金壇段氏分

十七部爲益精。段氏之分「支」「之」「脂」爲三部也，發前人所未發，先生昔亦同見及此，因段書先出，遂輟作。然先生所分乃二十一部，按之羣經，楚詞，斬然不紊，更有爲顧段諸家所未及者。尤精於校讎，凡經史子書，晉唐宋以來古義之晦誤，寫校之妄改，皆一一正之。著讀書雜誌八十二卷，分逸周書、戰國策、管子、荀子、晏子春秋、墨子、淮南子、史記、漢書、漢隸拾遺，凡十種，一字之徵，博及萬卷，其精核如此。」

王念孫是個神童，受了家教，又另請了個好先生，又有許多有學問的好朋友，本來戴東原的學問是很好的，李惇、汪中等人又都是學問家；你想王念孫天分既好，又在這種環境之中，學問怎麼會不好呢？

講到王引之，他生在這樣一個學問世家，研究起來，自然格外容易進步。他二十一歲在北京考順天鄉試，沒考中，回到家鄉，講求古學，研究說文爾雅各書。四年之後，回到北京；他父親曉得他有了進步，大爲歡喜，重新教導一番，他從此

更進步了。國朝先正事略記這件事道：

『伯申年二十一歲，應順天鄉試，下第歸，急究心爾雅、說文、音學五書，以求聲音文字訓詁之學。越四年，復入都，以所見質疑於石臞先生，先生喜曰：「乃今可以傳吾學矣！」遂語以古韻二十一部之分合，說文諧聲之義例，爾雅方言及漢代經師詁訓之本原。且曰：「訓詁之旨存乎聲音，字之聲同聲近者，經傳往往假借；學者以聲求義，破其假借之字而讀本字，則渙然冰釋；如因假借之字而強爲之解，則結籀爲病矣。故毛公詩傳多易假借之字，而訓以本字，已開改讀之先；至康成箋詩、注禮，屢云：「某讀爲某，」而假借之例大明；後人或病康成破字者，不知古字之多假借也。」又曰：「說經者期得經意而已！前人傳注不皆合於經，則擇其合者而從之，其皆不合，則以己意逆經意，而參之他經，證以成訓，雖別爲之說，亦無不可；必專守一家，則爲何邵公之墨守而已。」故其治經也，諸說並列，則求其是，字有假借，則改其讀，蓋熟於漢學之門。

戶，而不囿於漢學之藩籬也。』

王引之除受了家教之外，還有他父親的朋友和他自己的朋友都同他互相討論研究，得益很多。我的朋友王君丹銘便是王引之的後人，他家收藏着不少的書稿和許多名人尺牘，尺牘內容都是討論學問的。從此可以知道當時他們用功的勤苦和大家討論研究的興會；我見了十分歡喜，彷彿古人便眼前一般。

(三) 治學的方法

清代雍正乾隆兩朝，有許多文字之獄，偶爾因爲一二句不相干的詩文，會弄得全家抄斬，一班讀書人除了考試的八比，頌聖的文章，差不多嚇得不敢開口，不敢動筆；所以那時做學問的方針逼着走上漢學的一條路。漢學注重考據，說的全是古人古事，可以不致於惹出禍來；但是考據和理學不同，和文學也不同，不能鬧空腔，繞筆頭，是要腳踏實地的。有假設、有證驗、有論斷，他們用的方法，

可以說完全是科學方法。便是王引之在這部經傳釋詞裏面也常說：『願學者比物醜類以求之！』比物醜類便是找出許多證據，放在一處，比較着看出一個結果來。王念孫王引之特別擅長訓詁的學問，但是用的方法是一樣的。梁任公先生說：

『王引之的經傳釋詞是精心結撰的一種精製品。這種工作正是科學研究的第一步，無論做何種學問都該用牠。』

胡適之先生說：

『清代講訓詁的方法到王念孫王引之父子兩人方纔完備。二王以後，俞樾孫詒讓一班人都跳不出他兩人的範圍。原來古人注書，最講不通的就是古書裏所用的虛字。虛字在文法上的作用最大，最重要，古人沒有文法上的名詞，一切統稱為「虛字」，已經是很大的缺點了！不料有一些學者竟把這虛字當作實字用，如「言」字在詩經裏常作「而」字或「乃」字解，都

是虛字，被毛公鄭玄等解作代名詞的「我」字，便更講不通了！王氏的經傳釋詞全用歸納的方法，舉出無數的例，分類排比起來，看出相同的性質，然後下一斷案，定牠們的文法作用。方東樹的漢學商兌極力攻擊漢學家，但他對於王氏不能不佩服說：「實足令鄭朱俯首，自漢唐以後，未有其比。」」

(四) 本書的編輯法

現在人俗說做「虛字」或是「助字」古人單叫做「詞」。經傳釋詞這部書是將古書中所用的詞用科學方法分類排列下來，一一比較，看牠性質和用處同不同，求出結果來，下一斷語。這實在是一部文法書，是一部講虛字用法的文法書，不過牠表現出來的方法不同，形式上不像一個教科書罷了！

這書的類例有六種，釋詞的法子也有六種。錢熙祚已說得很明白了，現在便將他的話列在下面：

「是編舉古人助語之詞。分字標目，歷引九經三傳以及周秦兩漢之書，

引伸觸類，務以推明隱義。其類例大略有六：

一曰「常語」如「與」、「及也」、「以」、「用也」之類是也。

一曰「語助」如左傳「其與不然乎」、「國語」何辭之亦有「與」字無意義之類是也。

一曰「歎詞」如書「已！予惟小子」、「詩」猗嗟昌兮、「已」、「猗」皆歎聲之類是也。

一曰「發聲」如易「於稽其類」、「書」於予擊石拊石、「於」字亦無意義之類是也。

一曰「通用」如「粵」、「之通」、「越」、「員」、「之同」、「云」之類是也。
一曰「別義」如「與」爲「及」、「又爲」、「以」、「爲」、「爲」、「爲」、「爲」去聲爲「謂」、「爲」、「如」、「以」爲「用」、「爲」、「由」、「又爲」、「謂」、「爲」、「與」、「爲」、「及」、「爲」、「而」、「之類是也。